

第一章 下聘日的逃跑

天就要亮了，縱使一夜未眠，端坐在梳妝檯前的姜聽仍是一副淡淡的樣子，眉眼之間不見一絲疲憊，坐姿依舊是最端莊，最優雅。

她手中拿著一把精巧且鋒利的小匕首，木然地削著手中的木塊，眼底恍若一灘漆黑的水潭，寂靜且幽深。

倏然，門外傳來了輕叩的聲音，她嘴角輕抿，趕忙把桌面上的木屑塞到花盆內，紅寶石匕首也緩緩地放在妝龕中。

「進來。」姜聽眼裡又恢復了往日的溫婉。

侍女寶雲端著洗漱的水盆走進來的時候，聞著屋內濃郁的安神香味道，心疼地按摩著她瘦弱的肩膀，擔憂地說道：「姑娘又是一夜未眠嗎？」

姜聽輕出一口氣，嘴角卻難得勾起一抹微笑，手中無意識擺動著桌面上的白鶴玉佩，應道：「無礙，都習慣了。」

寶雲在看到姜聽手中的玉佩後，她笑咪咪地說道：「這可是定北侯老夫人親自交到您手中的，今日是定北侯府來下聘的日子，姑娘可高興？」

姜聽甚至都不知道為什麼定北侯老夫人相中了她，她們唯一的交集便是在臨安長公主的花會上。

那日混亂不堪，什麼這家公子撲倒了那家小姐，她一向不在意這些，也絲毫沒有聽小道消息的意願，正欲早早離開，不料卻被定北侯老夫人攔住，詳細說了什麼她已然忘記——

「英國公府真是個養人的好地方，這玉佩便是見面禮了。」

姜聽忽然想到今日的計畫，難以克制地笑了出來，隨意地說道：「高興，自然是高興。」能逃出英國公府為何不高興？

她倏然又想起自己的未婚夫，好奇地問道：「妳可知那世子是何許人？」

正在給姜聽挽髮髻的寶雲在聽到此話，眼睛一瞬間迸發出一抹閃亮，滿是憧憬的笑容：「奴婢一年前曾經見過世子爺一面，那日他穿著一襲窄衣領花綿長袍，騎著駿馬手持一柄紅纓銀槍，當真是瀟灑至極，面容也是極其俊俏。」

寶雲的描述實在匱乏，這儼然是京中每個世家子弟的裝扮，忽然姜聽想起了前幾年定北侯世子好似得了打馬球的魁首，並未聽說有過什麼建樹。

她在心底默默歎道：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看著姜聽因一夜未眠而透出眼底的疲憊，寶雲心底升起一絲惆悵，欣慰地說道：

「姑娘這麼多年辛苦了，一朝出嫁之後，夫人便再也不會……」

啪！忽然有人猛烈推動門框，產生了劇烈的撞擊。

寶雲的身子一瞬間變得冰冷，手指也在微微發顫，她甚至都沒有看向門外，便顫抖地跪了下去，低聲說道：「奴婢見過夫人。」

姜聽的身子也在微微顫抖，手指無意識地緊攥，但她面上仍是一副溫柔的樣子，衝著門口的方向，行著最標準的禮儀，「見過母親。」

此時一位身著墨綠色雲緞裙的貴婦人走了進來，她衣裙上沒有一絲皺褶，妝容也分外精緻，一絲不苟的樣子恍若宮中嚴肅的教養嬷嬷一般。

姜聽卻察覺到了母親的審視，她的後背不由得挺直，行禮的手勢也變得分外規整。幸而姜夫人今日並未發難，只是冷漠地說道：「去佛堂抄夠三百冊經書，定北侯府來人了我自會叫你。姜聽，我不管你怎麼看我，歸根結底都是為你好。若不是我的培養，你怎會被定北侯老夫人看上？」

寶雲看著夫人的身影離去後，趕忙撲到姜聽的身側準備安慰一番，畢竟下聘當日卻被罰抄經書，本以為姑娘會委屈哭泣，怎料她眼底沒有一絲悲傷，只是淡漠，嘴角卻微微勾起。

姜聽淺笑地說道：「你把我被母親罰抄經書的消息傳到西院，最好讓我那不太聰明的庶妹知道。」

她輕拭著眼角遺留下的淚珠，在心底暗暗想著方才的表演哪裡還有欠缺。

她早就對這個家失望了，何來傷心？

姜聽說總是擠對她的嫡姊又被關到了佛堂，她想著自己定要去嘲笑一番，於是手上拎了裝點心的食盒走了過去。

佛堂大門重新緊閉的那一刻，她還未開口嘲笑，姜聽說出的話卻如同一塊巨石砸到她的心上——

「今日定北侯府來下聘，父母都在前廳作陪，家中一半的侍女都會在前廳。佛堂的側門能出府，你的丫鬟個子與我相同，屆時你隨我一同出去。」

姜聽懵了，愣愣地應了一句，「出去幹什麼？」

「離開英國公府，從此姜家的嫡女就當作病死了，家中便只有你一個女兒，若是一朝記在母親的名下，你便是唯一的嫡女，未來家主的嫡妹。」姜聽如同誘惑的話語從微啟紅唇流出。

「你瘋了嗎？英國公府是一品國公府，哥哥還是你的嫡兄，未來的定北侯是你的夫君。姜聽，你究竟想幹什麼！」姜聽眉頭緊皺，「我不會幫你的，你走了倒是輕鬆，一旦被發現，第一個倒楣的人便是我！」

姜聽從小包袱中取出一個信封，沉聲說道：「這是我私下買的一個布莊，沒人知曉，事成之後便是你的了。」

從不缺錢花的姜聽卻嫌棄地說道：「我又不缺錢，就算是鋪子又怎樣。姜聽，你離開英國公府會活不下去的。」

姜聽揮動著裝著布莊契約的信封，執著地說道：「就算我求你了，之後我不論是死是活都與你沒有半分關係。」

與佛堂昏暗逼仄的環境相比，英國公府門前已然是一片喜氣，定北侯府帶著五十八抬聘禮下聘，紅綢子纏繞著樟木箱，敲鑼打鼓的聲響使得行人紛紛駐足觀看這般隆重的儀式。

鞭炮聲響徹了整條街巷，定北侯府的小廝時不時向著周圍的百姓拋灑喜錢，聽著周遭百姓回應的吉祥話。

定北侯夫人滿心歡喜地打算看看未來的兒媳婦長什麼樣子，正欲下車，卻被一臉焦急的侍女攔住，她急促地說道：「夫人，世子爺不見了！」

一貫溫柔的侯爺夫人此刻臉上頓時生了幾分惱意，趕忙說道：「快去悄悄尋，莫不是又藏到了馬車下面？」

馬車中，定北侯夫人眉眼之中滿是焦慮，揪著手中的錦帕，忽然門簾被掀開，侍女還未進來，她便焦急地問道：「可找到世子？」

侍女低聲急促地說道：「沒有人看到世子爺從哪裡離開的，馬車已經被我們搜查了一番，空無一人。」

定北侯夫人聽完，手指撫著胸口，氣憤地說道：「這逆子平日隨心所欲慣了，今日下聘人卻消失不見，讓我如何向英國公府交代？」

雪白的豬油被熱氣騰騰的雞湯衝開的那一剎那，幾顆如白玉般的餛飩上下翻滾，翠綠的小蔥點綴其中，不由得使人食指大動。

奈何這般美食卻是盛放在一個帶著些許裂口的碗中，姜聽眉目微皺，只是用勺子隨意地撥動並未食用。

街道忽然爆發出陣陣的尖叫打擾了姜聽的寧靜，一個穿著華服的男子騎著馬在繁華的鬧市中橫衝直撞，毀了不少鋪子，傷了許多沒來得及避讓的行人，而距離馬還有幾十尺的位置，一個孩童懵懂地坐在地上。

姜聽不忍地挪開視線，餛飩鋪的老闆無奈長歎一聲道：「每旬都有一次，真是造孽。」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一個絡腮鬍施展輕功，身如飛燕一般抱起孩子，另一隻手輕挽劍花，刺向了瘋馬的前腿。

隨著馬兒在嘶吼聲中轟然倒下，聽著眾人鼓掌呼喊的聲音，姜聽揪著的心放下來。

那絡腮鬍穿著一襲粗布衣裳，眉眼如同潭淵之中的星辰，天庭飽滿，劍眉濃黑，周身散發出一股正義感。

偽裝成絡腮鬍的傅承宣，此刻睥睨地看著摔落在地上的狼狽公子，出聲嘲諷道：「去見閻王爺也不用這般著急，日後自是有機會。」

姜聽看到此處已然沒有興趣，一個救了人卻得罪權貴的傻瓜。

永安伯嫡子李順從未見過這般囂張之人，他憤恨地說道：「你竟然敢罵爺，這馬可是御賜之物，你今日得罪了永安伯府，爺定要押你去見官！」

原本對傅承宣感激的百姓們，在聽到永安伯的名號後便鳥獸散，被他救下的孩子也趕忙被母親抱走，甚至連道謝都沒有。

姜聽見狀，輕哼一聲。

李順一聲令下，侍衛們便要捉傅承宣，他們手持長劍以圍攻之勢撲上來。

若是尋常，那便是拚爹的時候，定北侯府功勳赫赫，怎會怕一個小小的伯府？但傅承宣今日卻是從下聘隊伍中偷跑出來，寨子中的人還等著他，現下萬萬不可被抓回去。

雙眼一掃，他在街邊的餛飩鋪前看到了一匹寶駒，嘴角微勾，手持長劍，以雷霆

之勢突破圍堵，徑直地衝到了李順面前。

一向囂張的李順眼睛瞪得恍若銅鈴一般，磕磕絆絆地說道：「你、你要幹什麼？」

「教教你規矩，日後見著爺定要滾遠點。」

傅承宣眼裡露出狡黠的光芒，手中的寶劍以極快的速度挑開了李順的衣襟和褲子，趁著他和他的侍衛還沒有反應過來，一個瀟灑側翻，騎上了街邊的寶駒，高聲笑道：「勞什子公子，當真是不堪一擊。」

周圍的百姓看著衣衫破爛、身體裸露在外面出醜的李順以及離開現場的大俠，一瞬間哄堂大笑起來。

姜聽卻氣憤地長出著氣，撫著胸口，目不轉睛地盯著騎著她的馬匹逃跑的絡腮鬍。京城之中的馬坊都被世家貴族壟斷，買馬都需要名帖，這匹馬還是她偷偷藏在自己鋪子中的，她唯一的一匹馬竟然被一個腦子有疾的傻瓜騎走了！若是有朝一日再見，她定要讓他好看！

翌日清晨，落霞山山脚下。

一個身著書生長衫的男子騎著馬，對著身旁的絡腮鬍男子說道：「你是不是昨夜偷跑回來？下聘之日，能從侯府的精兵強將之中逃跑，真不愧是我們世子爺。」傅承宣輕咳了一聲，「你小聲些，莫要讓寨子中的人聽見。若不是你給我飛鴿傳書，我也不至於早早跑回來吃糠咽菜。」

書生便是傅承宣的好友，兵部尚書沈天的嫡長子，沈揚。

沈揚戲謔道：「我是讓你辦完事回來，可沒有讓你逃跑。英國公府的嫡女，京城中數一數二名門貴女，在下聘之日被你下了面子。待你回京後，你家老夫人定會五花大綁拎著你去英國公府賠罪。」

傅承宣眉眼微低，輕歎一聲道：「你不懂，能被我祖母看上的姑娘，定是個呆板無趣，常常把《女則》《女誠》掛在口中的人。」

沈揚欲反駁幾句，細細想來傅承宣說得卻是沒錯，京城之中的貴女皆被教養成這般，但他想到家中嫡妻，話語之中帶著甜蜜說道：「但這緣分一事卻是誰也說不準，我娘子可是最溫柔的姑娘。」

溫柔？會掄著狼牙棒的貴女的確少見。傅承宣在心中吐槽道。

看著才新婚的沈揚滿臉都寫著甜蜜，傅承宣倏然想到前日收到的飛鴿傳書，趕忙問道：「你為何這般急得叫我回來？」

沈揚笑著搖扇子說道：「縣城書坊家的臭小子要向你的義妹月桃提親，我可不敢定下，只得問問你的意思。」

「啊？你說什麼？」傅承宣感覺自己的耳朵出了問題，難以置信地問道。

「我的世子爺，你莫要裝了。人家情投意合，難不成你要拆散？」沈揚無奈地應道。

傅承宣緊攥馬鞭，話語之中卻嘴硬的輕嗤一聲道：「小爺只不過覺得月桃才剛滿十五歲。」

沈揚悠長地說道：「爺，您的世子夫人，今年也剛滿十六吧。」

傅承宣的臉瞬間變得緋紅，磕磕巴巴說道：「莫、莫要亂說，還未成親，什麼我的世子夫人。」

說完後，沈揚看著傅承宣恍若離弦的箭，快馬加鞭消失在他面前，他無奈地輕聲說道：「嘖嘖嘖，活得瀟灑肆意的世子竟然還害羞了，也不知方才嫌棄的人是誰？」

姜聽覺得自己逃離京城的計畫好像進展得不太順利，她先是丟了馬，無奈之下只得買了一頭驢上路，騎行了一夜終究太過疲倦，想閉眼淺眠休整一番，怎料失眠多年竟然沉沉睡了過去。

她還未睜眼，耳邊隱隱約約聽到什麼黑風寨地盤之類的話語，這名字儼然是土匪寨子！

明明昨夜還在官道上，怎的一覺醒來就去了土匪山寨？

難不成是被人覬覦美色綁架了？不可能，她已然給自己的臉上畫了偽裝，一般人看見她，只當是一個皮膚泛黃還有滿臉雀斑的姑娘。

那就是看上她帶的錢財？不對，她身上的錢已經存進了票號，身上只有幾件上乘料子的衣裙。

處於危難之中，姜聽怎麼也想不到解決的辦法，無奈之下，她緊掐著手心，迫使自己冷靜下來，在心中默默分析著即將面臨的局勢以及她未來的逃生之路。

不知過了多久，在察覺到周圍無人之後，她緩緩睜開雙眼，淡淡看著茅草屋中的景象。

缺了角的桌椅板凳皆有序擺放，身上有補丁的被子也帶著太陽暖烘烘的味道，這補丁上細密的針線活，一看便是十幾年前流行的款式。

倏然她的身後傳來了一道清亮的男聲，「小丫頭，妳醒了？」

姜聽身子瞬間變得僵硬，縱然面上滿是從容，但怦怦直跳的心跳聲不停地在提醒她，現在正處於狼窩之中。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姜聽深吸一口氣，緩緩轉頭朝後看，在看到來人一臉的絡腮鬍後，她在心中驚呼道：偷馬賊！

這個絡腮鬍竟然是黑風寨的人，她一想到自己被偷馬後只能騎驢的遭遇，心中的怒火越燒越高，越想越氣。

他端著一碗熱水，嘴上還叼著一根雜草斜靠在門框之上，身子歪歪扭扭不像樣子。

姜聽低眉掩飾眼裡的憤怒，柔聲問道：「此乃何處？」

「喏，妳身子虛弱，先喝些水吧。」傅承宣把水碗遞給了姜聽。「這裡是落霞山上的黑風寨，我是這裡的寨主李玄。我看妳昏睡在山下，怕妳被歹人捉走，便擅自帶妳回來了，若是有得罪，還請姑娘諒解。」化名為李玄的傅承宣解釋道。

姜聽心中暗想，的確是被你這個歹人捉走了。

縱然這個絡腮鬍當街救了孩童，看起來不像為非作歹之人，但她捧著水碗，一口都不敢下嚥。

兩人都沒有說話，小小的屋子中瞬間便充斥著尷尬的氣氛。

姜聽還在思考自己該何去何從，便聽那絡腮鬍再次說道：「你是何人？家在何方？我派人送你回去。」

她腦子有疾才會回京……有疾？

姜聽低垂的眼睛瞬間閃過一絲光亮，順勢裝作一副委屈的樣子，捂著自己都沒有破皮的額頭，淚眼婆娑地說道：「抱歉，我可能失去記憶了。」

但對方遲遲未回話，姜聽心中產生了幾分疑慮，難不成她的謊言不足以讓人相信嗎？

姜聽微微側目看向傅承宣，卻發現他眼中滿是審視，目不轉睛地盯著她。

看著他緩慢走到她的面前，姜聽眉間微蹙，心中已然慌亂成一團。

忽然粗糙的布料輕柔地蹭到了她的臉頰上，這般登徒子的行為讓人極為討厭，姜聽怒目伸手拍下傅承宣的手，憤憤地說道：「公子，這是何意？」

傅承宣進門後便發現這個姑娘臉上不正常斑駁的色塊，方才她啜泣後，發黃的皮膚上竟然出現了一條不正常的白皙，他趕忙解釋道：「實在抱歉，你的臉上好像有偽裝？」他把手中被染黃的帕子遞給姜聽看。

姜聽的身子瞬間僵硬，現下無計可施，只得無辜地說道：「對不起，我記不起來了。」

傅承宣在心中長歎一聲，完了，砸手裡了，應該聽沈揚的話莫要管閒事的。

傅承宣端來一盆清水，坦然地說道：「這裡都是好人，沒有十惡不赦之徒，姑娘若是不放心，不洗便是。只不過現下看著分外的斑駁，有點難看。」

姜聽在心中細細琢磨著方才的對話以及傅承宣在京城中飛撲救人的場景。一個能從疾馳狂奔的駿馬下，在危險重重之中救下與自己不相干的孩童，再壞又能壞到哪裡？既然要在這裡待一段時間，那便坦誠相待。

姜聽伸出皎白似玉的手指，接過帕子後沾濕，輕拭著臉上的偽裝。

傅承宣在一旁靜靜地觀察著這個姑娘，縱使她刻意壓著自己的舉止，這般行雲流水且富有美感的儀態，言語皆是京城官話，可不是丫鬟能學來的。

京城深宅之中的姑娘，怎會出現在五十里外的落霞山？

「你是叫李玄嗎？」

抱臂在門口思索的傅承宣聞聲抬頭，看到面前之人後愣在了原地。

與方才營養不良，皮膚蠟黃還帶著斑點的土丫頭不同，白皙如凝脂般的臉頰，一雙柳葉眉不畫而黑，盈盈雙眼就像含著一汪清泉，雙頰微紅恍若春日綻放的桃花，微紅的唇角帶著一絲笑意，氣質沉靜，渾身上下都透出一股雍容華貴之氣。

陽光透過窗縫灑在她微翹的睫毛上，似是蝴蝶在微微顫動著翅膀一般。

在感受到姑娘的眉眼之間出現了一絲慍怒，傅承宣倏然覺得自己不太禮貌，掩飾性地咳了兩聲，「是的，我是李玄。你還記得自己叫什麼嗎？」

「敏敏，我只記得父母常喚我敏敏。」姜聽低眉說道。

傅承宣還未回應，只聽門外喊道：「寨主！寨主！我家牛丟了，這可怎麼辦啊？」

突然闖進來一個毛頭小子，打破了他們之間凝固且尷尬的氛圍，毛頭小子在看到姜聽之後，眼神一愣，嘴巴也吃驚得微微張開。

傅承宣趕忙把毛頭小子推出屋門，高聲應道：「莫要打擾姑娘養病，走走走，我幫你去尋！」

看著傅承宣快步離去的身影，姜聽緊繃的神經在一瞬鬆了下來，而寨主撿了一個天仙一般的姑娘，在短短一個時辰便傳遍了整個黑風寨。

Crescent